

艾

軒

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四

宋 林光朝 撰

策問

策問一十八首

問先秦古書多出於七十子凌夷斷缺之後其積之也如泥沙而其闕然如墻壁浩然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子揚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脈絡偶或易曉豈為蘭臺東觀

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
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蓋有
不由繩墨見聞而得之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之要也漢
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為
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
當時亦為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鵠
冠子且為之折衷其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
文中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

十餘條以國語為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
鵠冠子則以為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
稽五至之說蓋嗜之為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
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也今學者於韓柳蓋有所欣慕
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覈是謂友當世為未足而
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繙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
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

焉耳子長未死未嘗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之多而文字散逸是惟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更新冊府圖史之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牘刪修章句蓋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即正字之別麒麟天祿實在未央劉向揚雄校讐於其中至其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為備監

貳丞即正字所以分綜羣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
名家若劉向揚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
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竒篇秘
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
變江左之餘習者此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
為書當遠邁前作諸君幸取近代所嘗見之書可以比
方劉向揚雄者使後之人視今之盛猶今之視古也
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

蘊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隸書一二家耳其後有藁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為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為說文解字此非出於臆度蓋得之於賈逵衛宏揚雄司馬相如

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
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為轉注則其為說似有所未
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推其條例不知
何者可以為轉注也秦之八體有大篆而闕古文奇字
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
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
氏微得其舊體然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嘗兼存之何
也學者有意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廢欲無惑於

訓詁其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烏可不旁通之乎

問道之污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為獨盛也戰國之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頽敗彫弱其間號為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

其獨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
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
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
為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
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
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柳子厚論當
世之士謂今之為文希屈宋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
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

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
漢晉一代之文無出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
元有所避而不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
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
為倡而文章始一變矣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
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非得
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矣必如畫
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則妍媸清濁不

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制而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為文之大畧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之意也文體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內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偽為也戰國尚縱橫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清談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樸散其間有可人意者

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藉藉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為正耶揚雄太玄王

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為經何耶聖
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為表裏刻玉剪綵
駢花儷葉為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劍之技爾何以
文為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
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
經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
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
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

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
賢不肖無所逃矣樸日以消偽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
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
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說橫起坐俎邱走稷下朝遊燕壁
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惰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
源稍出所以抑夫惰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
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

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踈矣責仲舒以辭章則泥矣并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揚子雲為如是耳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此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

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為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為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貞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琢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蓋放諸古法而為是也文帝於十五年